

等待一位蓮花女子

花城出版社

103646

等待一位莲花女子

【台湾】纳兰真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05号

内 容 提 要

丁夜光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台湾女子，未婚，但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拥有硕士学位，却在一家小歌厅弹琴演唱为生。丁夜光这带有神秘色彩的一切引起了一位坚毅多情的男子傅商勤的好奇。他千方百计接近她，渐渐被她超凡的气质所吸引。当丁夜光也从心底喜欢他的时候，种种误会又如阴翳，遮住了属于他俩的阳光，使商勤终于离开了丁夜光。后来，当傅商勤了解到这对双胞胎的身世之谜时，他又不顾一切地寻找丁夜光，经过一番波折，有情人终成眷属。

本书笔触优美，悬念迭起，可读性颇强。

等待一位莲花女子

〔台湾〕纳兰真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1插页 97,000字

1993年7月第1版 199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210册

ISBN 7-5360-1434-1/I·1279

定价：3.30元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作：先是投资顾问，然后学以致用，自己也加入了投资的行列；股票、房地产，还有前一阵子台币拚命升值时赚来的套汇差额……他真是赚得麻木了，也真不知道自己赚上这些钱有什么用处。而且天晓得他还有什么不满？有多少人羡慕他所做的一切，有多少人觉得他所做的很有挑战性、很刺激？但这一切对他而言已经变得很无趣甚至是很无聊了。是不是因为成功来得太容易？还是因为：金钱对他而言，从来就不具太大的意义？他深思着，并不曾注意到：老太太看遍了世情的眼睛正沉静地注视他。

“我想……你的生活里该有一些改变了。”她说。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商勤苦笑，将话题转了开去：“别谈我了，姨妈，你信上说有事要我帮忙的？”

老太太慢慢地点了点头。“你目前有没有什么要忙的事？”

“没什么特别重要的，并不需要我亲自处理。”他说：“就有，也都可以延期。”

老太太深深地笑了一笑，然后叹了口气。“我老了。”她说：“本来这件事是应该我自己去做的。但是我的关节炎……”她又叹了口气，接下去说：“你记得我有两个好朋友，从学生时代就认得了，一个是李阿姨，一个是张阿姨？”她期待地看着商勤，见到商勤点了点头。他没有见过这两位阿姨，但是以前常常听姨妈说起她们，也知道她们彼此之间一直有着联络。

样仇 “你李阿姨三年前过世了，张阿姨倒还和我一样的活得不错。”老太太眼睛里露出了一点伤情之意，仿佛跌进了往事之中，半晌才接着道：“前些日子，你张阿姨写了封信给我，说是你李阿姨的小女儿有了麻烦。你李阿姨年纪轻轻就守

了寡，经济情况一向就不怎么好，等她去世以后，她的女儿……”她清了清喉咙：“你张阿姨来信说她的处境很困难，经济很拮据，她……她现在在高雄的一些俱乐部、酒廊里驻唱什么的。想想看，俱乐部和酒廊！她妈妈要是知道了，九泉之下都不会瞑目的！所以你张阿姨去找她，想要帮助她，可是她一口就拒绝了，”老太太瞄了自己的甥儿一眼，见到商勤一脸嫌厌的表情，显然对这个“李阿姨的小女儿”十分的不能苟同，但他仍然耐着性子等自己姨妈把话说完：“所以，你瞧，这事情挺麻烦的，不是吗？那个孩子还在酒廊里头工作……”她刻意中断了叙述，等着自己甥儿的反应。

“你是在建议我去表演英雄救美吗，姨妈？”

“商勤——”老太太不悦的表情使他想笑：“姨妈，抱歉，如果我说起话来夹枪带棒的话，也请你不要介意。实在是这些年来，你一直想尽办法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所以我如果有一点戒心也是难免的。”

老太太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你在胡说些什么呀？我又不是要你娶她！我只是希望你能替我去看看她，看能不能解决她的困难而已！”

商勤不怎么信任地看着自己的姨妈。“她连张阿姨都拒绝了，有什么理由会接受我？”

“那就看你的手腕啰，孩子。”

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姨妈，你的描述不是太含糊了吗？这就是你全部的资料了？我实在看不出她会有什么困难。再怎么说，她也有一个工作，不是吗？”

老太太眼睛微微垂了一下。“我也不清楚，只是你张阿姨既然这么说……如果你不想去就算了，我自己去也是一样

的。”

商勤挫败地揉了揉额角。“别说傻话了，姨妈，我当然会去的。只是我对整个情况一点概念也没有，”他脸上现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不过我想她大概长得不差吧？能在酒廊驻唱，如果没有声音，起码也要有脸蛋才是。”

老太太温柔地看着他，脸上浮起了一丝悲伤的表情。“你又来了，孩子，”她轻柔地说：“把这种对女人的偏见扔开去吧。这种想法只会伤害你自己。”

“何以见得？”他冷冷地说，与其说是问话，不如说是陈述。

“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施与受呀！而这种偏见使你无法接受任何女人，无法成立一个正常且幸福的家庭！商勤，我老了，你姨丈和我又没有孩子，你就像是我的亲骨肉一样！我希望在我死前看到你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贤慧的妻子，还有……我急着想抱孙子呀！”

商勤站起身来，无言地踱到窗边去。这个话题他们以前已经讨论过许多许多次了，只是以前姨妈从来不曾把话说得如此明白。他可以了解姨妈的心情，毕竟成家立业、子孙满堂是他们那一代人最重要的生活目标，可是他自己……他回过身来，勉力压下心中的不快，小心翼翼地道：“我明白你的想法，可是姨妈，我有我自己的生活目标。”

“远离女性的生活目标！”老太太不悦地道：“商勤，你不是个孩子了！难道你一直到了现在还不能明白，你妈妈的情况只是一个特例？你不能以偏概全呀！”

不可抑遏的怒气在他心底泛滥开来。她知道些什么？受苦的不是她，受伤的不是她，有那种母亲的人也不是她呀！“一个例子就够了！”他忍不住叫了出来：“她做得还不够吗？她

不贞，红杏出墙，不断的换男人，一直到爸爸被她害死了为止！而我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声音在激忿中失去了控制：“我是不是我父亲的种！”

老太太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交叠在一起的双手绞得死紧，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她一点也不知道，她心痛地想：商勤竟然也知道这件事！她那个该死的、没有脑袋、没有心的妹妹！好半晌她才睁开眼来，慢慢地说：“可是你父亲完完全全把你当成亲生骨肉来对待，不是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商勤跌坐在椅子上，艰难地呼吸着，好半天才平静下来。“对不起，姨妈，我一定是疯了，才会发这种脾气。”他漠漠地道：“你说得没错，父亲确实非常疼爱我，我——不应该说那种话的。”

老太太深深地叹了口气。“不要紧，有些话与其闷在心里，还不如说出来好些。你妈——唉，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因为你妈是那个样子，就把天下的女人都看成她那样。这不公平，也太危险。”

商勤淡漠地道：“我知道。可是我也明白，理智在感情里是无能为力的。父亲此生所犯的最大错误，或许就是爱上了妈妈。就因为爱她，他一次又一次地原谅她，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她留在他身边，而她也一次又一次地含泪答应，可是她的承诺比空气还轻……我从小看了父亲的太多悲伤与愁惨，看了母亲的太多谎言与欺骗……”他无可无不可地耸了耸肩：“也许是这样的经验，把我对感情的需求给杀了，把我付出感情的能力给杀了？我不知道，但别要求我解释。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能力以外的事，所以别再逼我成家了，好吧，姨妈？”

老太太慢慢地点了点头，把这话题给撇到一边去。“你打

算什么时候到高雄去，商勤？”

“你这么急的话，我下午就走。要么就是明天。”他苦笑了一下：“但是别抱太大的希望，好吧？管她妈妈同不同意，她说不定很喜欢那个工作呢。也许就因为她妈妈不会同意，她才——”

“商勤！”老太太打断了他：“别这样愤世嫉俗，成不成？你连见都还没见到她，却已经把她往最坏的方面去想了！不过这就是你一向对女人采取的态度，对不对？”

“别说了，姨妈！”他不耐地打断了她，很快地转移了话题：“你打算怎么帮她？我是说，如果她肯接受你的帮助的话？”

老太太看了他一眼，清楚见到他眼底刻意压抑的怒气，终于决定不再多说任何可能刺激他的话。“如果她考得上大学的话，我打算帮她出这四年的学杂费及生活费；要不然就接她到埔里来和我一起生活，帮她找个工作。合理吧？”

他很怀疑那个女孩有考得上大学的脑袋，更怀疑她肯放弃她刺激有趣的生活，跑到埔里来陪一个老太太共同生活！商勤沉着脸想，却没再多说什么。他知道姨妈心意已决，而他不想再和她起任何的纷争。“我知道了，我会转告她的。”他简单地说。而后话题转成了轻快的闲聊，交换着彼此生活中的趣闻及琐事，直到露莎前来请他们吃午餐为止。

商勤站起身来向餐厅走去。秦老太太在他身后垂下了眼帘，偷偷地溜了她压在杂志底下的信一眼。信上的描述一点也不含混，一点也不模糊，把那女孩的处境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但是秦老太太刻意对她钟爱的甥儿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只为了……她希望这种安排对他有好处，她希望这整个的情

况可以成为治疗商勤的一剂良药。只是啊，只是，见过商勤之后，她恐怕自己希望得太多了……

商勤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半以后才离开旅馆，仍然开着那辆银蓝色的法拉利。春雨正细细地下着，将柏油路面铺上一层湿润的闪光。商勤虽说对高雄的路况并不熟，但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去那家叫做“蓝宝石”的酒廊了。他昨天晚上白跑了一趟，因为她昨晚并不当班。这使他生气，因为他实在是想将这桩麻烦事尽早解决的。偏偏除了这家酒廊之外，他对她在什么地方驻唱一无所知，所以只好今晚再跑一趟。商勤恶心地对自己撇了一下嘴角。这个女孩子真是会给人惹麻烦，想必是那种任何事都反抗权威的叛逆少女吧？虽然她的名字听来实在不像……丁夜光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名字。如果她愿意的话，一定很容易就可以编出一大套处境堪怜的身世，把一些被她的美色冲昏了头的火山孝子迷得团团乱转。但那人可不会是我，商勤拧着眉头想，稳稳地将车停了下来。蓝宝石酒廊前闪烁的霓虹招牌正对着他挤眉弄眼。毛毛细雨飘了下来，在他发际眉梢洒上了一层细细的水珠。

酒廊里灯光幽暗，到处都是烟气。烟气里浮着此起彼落的低语声。在这一串串泡沫般蒸腾的话声里，清悦的钢琴声流泉一样地泄满了整个酒廊，而她柔和悦耳的声音正在吟唱：“被你轻轻揭去，我那美丽的蝶衣……”

商勤抬起头来，向场子中央看去。但是他看不到她，因为她整个人都被那过大的钢琴给遮住了。他随着侍者移动，一面伸长了脖子想看看她的长相。在此期间，她的声音仍然继续不断地飘来。呃，她唱得还真不差；他不情不愿地想着：虽然比不上大牌歌星，但起码比他在许多餐厅里听到的

要好多了。只是，酒廊里的客人显然没有几个将心思放在听歌上头，大家各管各地说着话。但她似乎也并不在意别人听不听，依然专注地唱着她的歌。那声音是不曾受过什么职业训练的，但是音质很好，柔和而圆润，并且——充满了感情。感情！他嫌厌地对自己皱了皱眉。你是怎么啦，傅商勤？居然会以为这个女孩的歌声里有着感情？该不是酒廊里的酒气太重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那声音仍然不明所以地触动了。他拒绝了侍者替他找好的位子，径自绕了大半个酒廊，找到了一个能够看到她的地点，然后坐了下来。

她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丝质长袖上衣，一条黑色的及地长裙，优雅的双手在钢琴上自在的滑动。水晶表演台旁边的灯光打了上来，清清楚楚地照出她纤细而玲珑的身段。她有着缎子般黑亮的长发，瀑布一样地垂在她的肩上；完美的鹅蛋脸上有一对深邃的大眼睛，挺直的鼻梁下是一张漂亮的嘴。她不是那种艳光四射的尤物，也不是那种一见便令人想入非非的喷火女郎。商勤困惑地皱了皱眉，不能接受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她怎么可能看来如此的纯真，如此的高雅，如此的——出污泥而不染？究竟是什么地方搞错了？还是那些灯光以及烟气制造出来的幻象？

商勤叫了一杯白兰地，深深地坐在椅子上，默默地观察着她。偶然有几张纸条子传到她手里，点着他们想听的歌。而后，角落里有个男人站了起来，直直地走到了她的面前。

男人的步履有些不稳，显然有了几分酒意。然而他身上的衣服质料是很好的，腆出的肚子说明了他那种常有交际

旅行记

第 100 号

套

应酬的人物。他懒懒地靠在钢琴上，笑着向丁夜光说了几句话。商勤虽然听不到他都说了些什么，但从他那一脸暧昧的笑容看来，他猜也猜得到这个人在打什么主意了。商勤的身子不由自主地绷紧，却看到那女孩脸上挂着轻松自如的笑意，低下头去和那个男人说了几句话，甚至连手上的钢琴声都没停。醉酒的男人笑着又说了些什么，回过身去走掉了。

商勤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老天，看她一副纯真的样子，她处理起这种事情来可是比吃大白菜还要容易！她说不定已经答应了那个男人，下班以后和他上宾馆去呢？商勤嫌弃地想，突然很想摔下酒杯，马上开车回台北去。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嘛？这个丁夜光显然很有能力照顾自己，而且还颇自得其乐的呢！那个张阿姨和我姨妈都是天真过度了，才会觉得她需要人帮助！很明显的，眼前她这女子正具备了欢场女子所要的一切条件，可以将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对纯真的大眼迷惑所有接近她的男人……不可抑遏的怒气从他心底升起，向上烧着了他的眼睛，几乎要当场将她烧成焦炭。

就在这时她站起身来，宣布说她要休息十分钟。而后她的头转了过来……

她的眼睛遇上了他的。

那男人的眼睛在幽暗的画廊中像火焰一样地烧了过来。牢牢地擒住了她自己的。而那眼神却又是冰冷的，冷得像华盛顿州的寒冬——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冬。有那么一刹那间，夜光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他的注视底下给烧成了灰烬，给冻成了冰柱。有生以来，从不曾有人以那样可怕的眼光看过自己。那是一种充满了鄙视、厌恶及憎恨的眼光，仿佛她是一

只放大了几百倍的蟑螂。

夜光艰难地吞了一口唾沫，勉力别开了眼睛，尽可能挺直她的背脊，作出无动于衷的神色，退回厨房边那小小的休息室里。可怕的是，那人的眼光依然一路追随着她，就像是一把追击敌人的机关枪一样。一等她冰手冰脚的关上了房间，夜光立时如释重负地跌坐在椅中，抓起桌上的开水猛地灌它一大口，然后脱掉脚上那高得荒谬的高跟鞋，筋疲力竭地闭上了眼睛。

天哪，她好累，累得全身都快散了。然而今晚还没过完，她还有一个小时要挨。在赶到蓝宝石酒廊来以前，她已经在凯莉餐厅唱了两小时……她的喉咙已经开始作痛，偏偏今晚酒廊里的烟味比平常都重，呛得她简直没法子正常地呼吸。她的手腕已经因为弹了太久的钢琴而开始发痛，脚上的每一束肌肉都在抗议她所穿的高跟鞋；仿佛这些试炼还不够似的，上天还要送来一个想把她带出场的色鬼，最后是那个男人严峻的眼睛……

夜光愤怒地皱起了眉头。他以为他是谁呀，竟敢用那样的眼光指责她？好像她是什么十恶不赦的荡妇淫娃似的。天晓得她不过是个歌手而已，她在酒廊里出现只因为她需要这个工作——而且她工作得很称职，很努力。她没有一丁一点可以被责备的地方。就算有，他又凭什么来责备她？如果他阁下有那么高尚的情操，是个什么道德重整会的会员，就根本不应该踏入酒廊里来的！

夜光不满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明白自己到底着了什么魔。只为了一个陌生人的眼光，她居然像疯子一样地为自己辩护起来！好吧，他是很英俊，但是英俊的男人多的是，

也从没有谁给过自己这种影响呵？但他不只是英俊……夜光深思地想着方才看到的容颜：他除了英俊之外还有挺拔，脸上有着刚毅的线条，只是神情未免来得太严厉了。一种远比他的外表老成的严厉……

发现自己居然揣测起那个陌生人的心理状况来了，夜光嫌厌地甩了甩头，把那个人推出了脑海。不知道这个胡思乱想花去了多少时间？夜光掠了腕表一眼，沮丧地叹了口气。十分钟已经用完，她必需回到演奏台上去了。为什么休息的时间总是这样短，而工作的时间，尤其是在她疲倦的时候，却总是漫长得无有尽头？唉，不要想了，越想只有越累，而我还有一个小时要挨……她低下身来，不情不愿地穿上了她的高跟鞋，然后走向她的工作岗位去。

她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的眼睛，使它们不朝那个陌生人所坐的桌位上溜。而后开始了她的弹奏，以及演唱。也许是因为她的精神都放在自我控制上头，唱歌与演奏反而来得不那么令人疲倦了。一直到半个小时之后，她才飞快地朝他那儿偷偷瞥了一眼。他还在那儿，冷漠而疏离，没有找任何小姐陪酒，也没有任何同伴。细细的警钟在她心底敲起。他不是来等人的，也不是来寻欢作乐的，甚至不是来喝酒的。她直觉地感觉到这人来此有着其他的目的，而……不知为了什么，她就是觉得那个目的与自己有关。

好不容易，下班时间到了。夜光站起身来就往后头走。希望，只是希望，如果她走得够快的话，或者可以避开那个陌生人。可是那双高跟鞋使得她无法走快，而他显然一直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当她走到休息室门口，正要将门打开的时候，一个礼貌而冷淡的声音已经在她身边响起：“丁小姐？”

我能不能和你说几句话？”

他的话说得够清楚的了，然而他连笑都没有笑。她第一眼见到他时就已发现的愤怒隐藏在他平静无波的表面之下，可是却逃不过夜光敏锐的知觉。她本能地为此感到愤怒，以及恐惧。“不能！”她冷脆地说，自顾自地伸手去开门。

他一把拉住了她。“丁小姐，”他说；但夜光已因他的行动而发怒。“放开我！”她叱道，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

他非但没有放开她，抓在她手腕上的五指反而握得更紧了：“是我姨妈要我来的。她——”

“我不想和你说话！”夜光怒道，她觉得被打扰了，被侵犯了。她已经累了一整天，如今最期盼的是宁静的休息，而不是这些莫名其妙的打扰；尤其是，她那么清楚地感觉到眼前这人对她的敌意：“而我也不相信你真的想和我说话！请你放开我！”

“丁小姐，有麻烦是否？”一个沉重的声音截了进来。夜光立时松了一口气。来的人是酒廊里的保镖，阿黑，一个身高一八〇的壮汉，据说以前是个拳击选手。他的块头是很吓人的，但他的性格其实不坏，很四海，很豪爽，曾经帮过夜光摆脱掉不少讨厌鬼。此刻他半截铁塔也似地站在那里，架式真是很吓人的。然而夜光立时发现，眼前这个陌生男子对阿黑的出现不曾表现出任何惧怕之意。他玉树临风地站在那里，好像比阿黑还高出一两公分的样子。虽然他来得瘦削一些，不像阿黑那样肌肉纠结，但却别有一种渊停岳峙的气概。很显然的，他对阿黑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定定地看着他。

阿黑微微地皱了皱眉，摆出了凶恶的表情。“先生，丁小姐已经下班了，请你不要再打扰她。”

他的眼睛平静地望向阿黑，放松了夜光的手。然而她清楚地知道，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不想将事情闹大而已。“我没有恶意，只是替我姨妈传个信来给丁小姐。她住在埔里，姓——”

“我认得的人没有一个住在埔里的。”夜光很快地说，开始觉得头痛：“晚安，阿黑。”不待那两个人再说什么，她一溜烟逃进了休息室，一把将门锁上。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她平时不会这样无礼，也不会这样懦弱。那个面容严厉的青年究竟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地方，使得她居然没有勇气去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索？他深沉的眼睛里有着太多的秘密，诉说着太多的黑暗，而他握在她腕上的五指像烙铁一般……夜光摇了摇头，开始换下身上的衣服，穿上牛仔裤和低跟凉鞋，然后卸下脸上的妆。不要再去想那个青年了，她对自己说：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没有精力去和那些莫名其妙的想头厮杀和纠缠……半年以前，她就再也没有权力去作白日梦，去思考玄学、哲理，以及美了。夜光疲倦地吐了口气，将东西都收进袋子，推门走进厨房，穿过后门走了出去。

雨还在下呢。她撑起伞来，空白的脑子无意识地想着：是不是干脆搭计程车回去算了？可是一趟路就要三十来块呢，双胞胎需要新鞋了……

“丁小姐？”

夜光吓得差点跳起来。她在惊吓中迅速地转过头去，本能地抓紧了提袋。虽说她已经认得他的声音了，但是看到他颇长的身影在黑暗中浮现，仍然使她觉得饱受威胁。

“请你走开！”她咬着牙道。